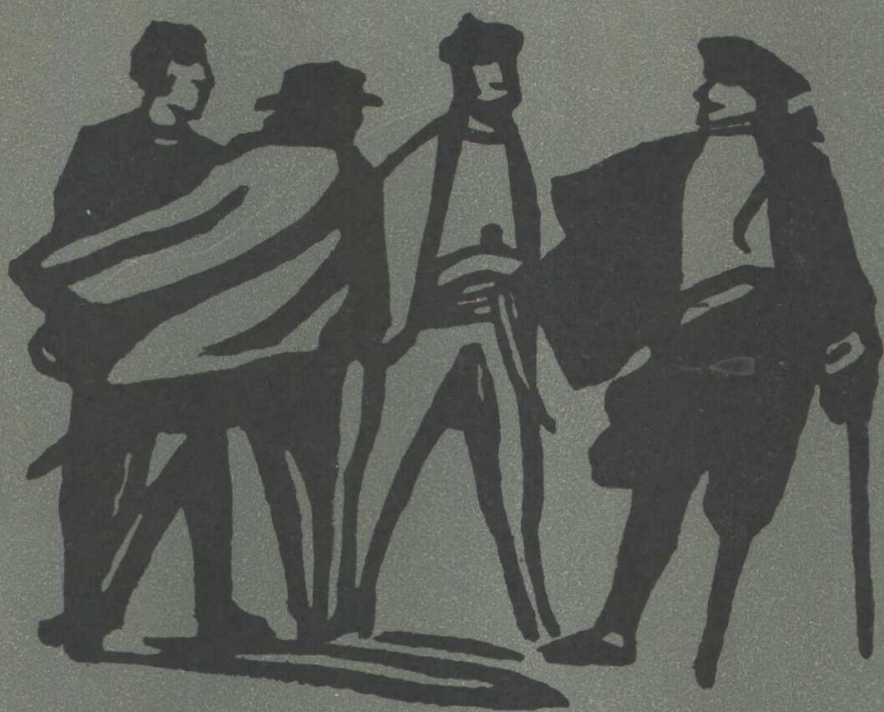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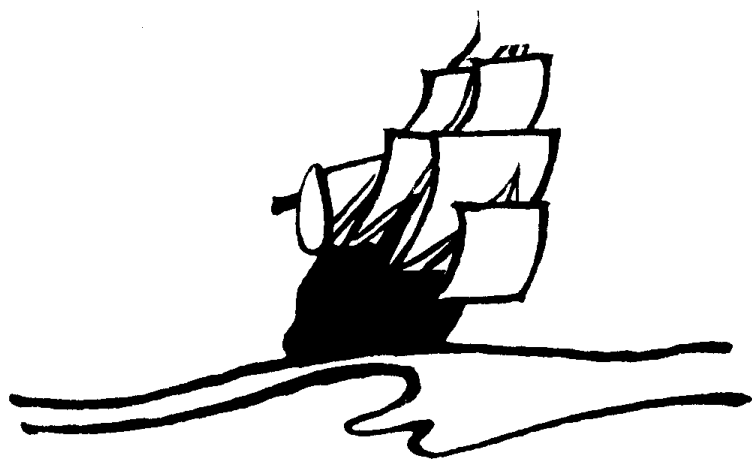


宝岛

〔英〕R. L. 史蒂文生 著

欣 若 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宝岛

〔英〕R. L. 史蒂文生 著

欣 若 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TREASURE ISLAND

R. L. Steven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插图根据莫斯科外文出版社

1956年英文版复制

宝 岛

[英]R.L.史蒂文生著

欣 若 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插图 161,000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00

统一书号：R10106·832 定价：0.59元

译 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十九世纪末叶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写的《宝岛》（Treasure Island）。史蒂文生（一八五〇——一八九四）是一个早逝而多产的作家，他一生只活了四十四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写出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游记和诗歌。他的短篇小说集《新天方夜谈》，通过一系列诡奇的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为广大读者所称道。《宝岛》是他的又一部代表作，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他的“第一本书”，全书于一八八三年出版。这是一部近百年来驰名世界、脍炙人口的冒险小说，它是给少年们写的，而成年人也爱读它。但是它的价值，绝不仅在于它是一部冒险小说，还在于它以写实的笔法和生动的文字给人们描绘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幅场景，一个社会侧面。

马克思早就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的编年史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在欧洲，它的重要来源之一，不客气地说，就是赤裸裸的海盗掠夺。开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上称霸，后来逐步被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所取代。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初，在为争夺海上霸权而激

烈进行的商业战争中，英国甚至被称为“海盗国家”。当时，商人与海盗往往是一身而二任，海盗行径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有的居然由王室发给特许状。十六世纪中叶大名鼎鼎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亲自参与了海盗的“事业”。汪洋大盗弗·德累克的远征经费，就是由女王与伦敦商人合组的公司筹划的。女王由此分得了巨额的赃物。德累克也由此被封为爵士，进入了“第一流”的绅士行列。就这样，“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宝岛》所描写的，是十八世纪中叶的情况，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绪余和继续。无怪乎书中有人夸说海盗身上有一种“使英格兰称雄于海上的气质”，乡绅特里罗尼在咒骂海盗的同时，却又以海盗头子福林特是英国人而“骄傲”，而老海盗皮乌则大言不惭地自吹是为了庄严地保卫他的祖国英格兰、保卫神佑的乔治王而失掉了自己宝贵的眼睛了。

虽然如此，到了小说所写的时代，在绅士和海盗之间，毕竟已发生了某种分化。其背景是，这时美洲可供劫掠的金银已经开始枯竭，西、葡等国的海上霸权已被英国夺去，早期的海盗事业已经逐步衰落，代替它的是以合法形式进行的殖民地贸易，以及凭借国家力量对殖民地进行的征服与掠夺。其实，做出这种“业绩”的绅士们仍然是一身而二任，只不过在他们的海盗行径上面蒙上了一层“文明”的面纱，变得更其堂皇和狡狴而已。但是无论如何，旧式的海盗总算是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绅士们也就乐得把他们送上杜克刑场的绞架了。《宝岛》中所描写的海盗，是一帮海上的游民、一伙乌合

之众，他们的行径纯然是破坏性的。要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功，那不过是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了一个来源。至于把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件事还得由更高明一些的人来完成。这就是书中的医生利弗西、船长斯莫利特、乡绅特里罗尼那样的“货真价实的绅士”。这些人如今已经同那些“冒险家老爷”即海盗们分属于两个不相混淆的阶层，但他们仍然是一些野心勃勃而又生气勃勃的冒险家。其中，象乡绅特里罗尼这种人还保留着某些地主老爷的习性，医生和船长则已完全摆脱了封建性的影响，可说是资产阶级处在生龙活虎阶段的代表人物。苏联早期曾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把医生改写为革命党，把乡绅描绘成一个吝啬而又胆小的财主，得到的财宝，充当了起义军的经费。这样的改编，当然轮廓和是非更加分明，也易于为观众所理解和接受。但其实，故事中的英雄们所做的无非是一件事，就是把海盗掠夺和聚积起来的财富拿了过来，据为己有，运回本国，转化为资本，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所赞许的“明智地”而不是“愚蠢地”使用了它们。这倒更符合历史的实际。小说把这个方面的职能派给了这些人们，赋予鲜明的性格，把他们作为正面人物描写，历史地看，是有它的道理的。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并不会有这么干净的人物，只是用吉姆·霍金斯天真无邪的眼光，难以把他们看透罢了。在书中，海盗残部的头子西尔维作为一个两面性的人物出现，有其典型性。这是一个兼有海盗和有产者两重身分的家伙，他既具有海盗式的残暴和反复无常，又具有资产者的野心、权术和经营能力。作者让他在苹果桶旁发表了一篇自述，厚颜无耻和淋漓尽致地宣布了他的哲学。在这个人物身上，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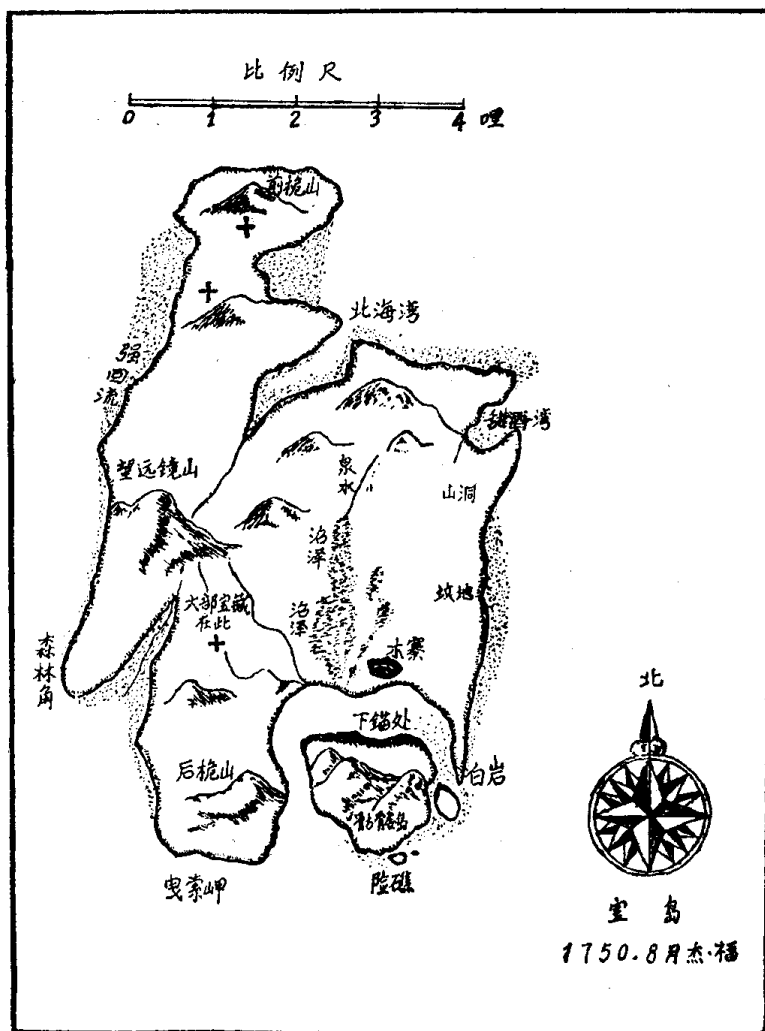
真的现出了“海盗——绅士”的几分原形。

小说的写作技巧也很有特色。作者通过一个少年的经历，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一批人物的形象：残暴、落魄而又不无心计的老海盗船长，夸夸其谈的乡绅，精明机敏的医生，沉着干练的船长，还有那老奸巨滑的海盗头儿西尔维，以至一些次要人物，如海盗黑狗、瞎子皮乌、舵工汉兹、流放者葛恩等等，着墨不多，也都使人身临其境，如见其人。故事的情节不落一般惊险小说的窠臼。主人公小吉姆·霍金斯，这个聪敏、有几分顽皮而又心地善良的少年，他在寻宝的过程中接连犯了两次自由行动的错误，当然是不足为训的。可是两次又都办了好事，形成了故事的转折。在这里，作者把浪漫主义的绚丽色调同写实主义的细腻笔法出色地结合了起来，把偶然性同必然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透过偶然事件，表现了故事的必然发展和结局。细细推敲，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和结局自有其本质的原因，并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少年的盲目行动。因此，故事的情节虽然十分紧张惊险，却并不使人感到荒诞不经。当然，作为小说，也会有它的漏洞，这还是由细心的读者自己来发现和评说吧。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手头的工具书也不多，译文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一九八〇年一月



人 物 表

约翰·特里罗尼 乡绅，“希斯潘纽拉”号船主

大卫·利弗西 地方法官，随船医生

亚历山大·斯莫利特 船长

詹姆斯·霍金斯 “本保海军上将”旅店主人的孩子，船上侍
应生，爱称吉姆

托马斯·雷卓斯 船主的猎场看守人，爱称汤姆

约翰·亨特 船主的仆人

查理·乔埃斯 船主的仆人

约翰·西尔维 水手厨师，绰号高个子、大叉烧，海盗头目

伊斯瑞尔·汉兹 舵手，海盗

约伯·安德逊 水手长，海盗

汤姆·摩根 水手，海盗

狄克·约翰逊 水手，海盗

乔治·麦雷 水手，海盗

毕尔·彭斯 海盗

黑狗 海盗

皮乌 瞎子，海盗

亚伯拉罕·葛雷 木匠助手，原来和约翰·西尔维搅在一起，
后站在船主一边

本哲明·葛恩 岛上的流放者

目 录

第一部 老海盗

第一章	寄宿在“本保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	1
第二章	黑狗出现了又不见了·····	9
第三章	黑筒·····	16
第四章	航海用的箱子·····	24
第五章	瞎子的结局·····	32
第六章	船长的文件·····	38

第二部 水手厨师

第七章	我到布里斯托尔去·····	47
第八章	在挂着“望远镜”招牌的酒店中·····	53
第九章	火药和武器·····	61
第十章	航行·····	67
第十一章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了什么·····	74
第十二章	战备会议·····	82

第三部 我在岸上的冒险

第十三章	我怎样开始了我岸上的冒险·····	90
第十四章	第一次袭击·····	96
第十五章	岛上的人·····	103

第四部 木 寨

第十六章	医生的追述：大船是怎样被放弃的	112
第十七章	医生的追述：小划子的最后一趟行程	118
第十八章	医生的追述：第一次战斗的结局	123
第十九章	霍金斯重新开始的叙述：栅栏中的要塞	128
第二十章	西尔维的出使	135
第二十一章	袭击	142

第五部 我在海上的冒险

第二十二章	我怎样开始了在海上的冒险	151
第二十三章	退潮	157
第二十四章	皮划子的漂流	162
第二十五章	我降下了海盗旗	169
第二十六章	伊斯瑞尔·汉兹	175
第二十七章	“八里耳的银元”	185

第六部 西尔维船长

第二十八章	在敌营里	193
第二十九章	又是一次黑筒	203
第三十章	假释	211
第三十一章	寻宝——福林特的方向标	219
第三十二章	寻宝——林中歌声	227
第三十三章	一个头儿的倒台	234
第三十四章	结局	242

第一部

老海盜



第一章

寄宿在“本保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

乡绅特里罗尼，医生利弗西，以及其余的先生们早就要求我把有关宝岛的全部详情从头到尾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只除掉那个岛的方位，这无非是由于至今那里还有未取出的宝藏罢了。我在公元一七××年提起了我的笔，回溯到当年我父亲开设“本保海军上将”旅店的光景。当时，那个带着刀疤的棕色皮肤的老海员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投宿。

我回想起他来就仿佛是在昨天一样。那当儿，他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旅店门口，他那航海用的大箱子搁在他身后的一个手推车上；是一个高大、强壮、魁梧、栗色皮肤的人；他的被柏油弄脏的辫子甩在那披着污浊的蓝外套的肩膀上；他的双手粗糙，布满伤痕，长着乌青的、开裂的指甲；一道污浊的、铅灰色的刀疤横过面颊。我记得他一面环顾海湾，一面自顾自地吹着口哨，接着突然唱出以后他也是那样经常

唱的那支水手老调：

“十五个人扒上了死人胸”，

“哟——嗨——嗨，再来他甜酒一大瓶！”

那高亢、苍老、颤动的嗓音，就象在绞盘起锚时用破嗓子合唱出来的那种调门一样。后来，他用随身带着的一根瞄准棍样的棒子重重地敲门。我父亲一出来，他就粗声嘎气地叫来一杯甜酒。酒送来后，他慢慢地呷着，象个鉴赏家似地慢慢地品尝着酒的滋味；同时，继续环顾着附近的峭壁和我们的招牌。

“这倒是个合适的小海湾，”最后他说：“这也是个位置很讨人喜欢的酒店。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不多，——遗憾的倒是客人太少了。

“好吧，既然如此，”他说，“我就在这里住下啦。过来，伙计，”他招呼那个替他推车的人道，“把车停在一边，帮忙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歇一歇了。”接着他又说，“我是个简朴的人；甜酒、火腿和鸡蛋，就是我需要的东西，这就能稳稳当当地在这里守着帆船下海了。你们该怎样称呼我？可以叫我船长。哦，我懂得你的意思——这里！”他把三四个金币扔在门槛上。“什么时候报销完了，你可以告诉我。”他说时，神情严厉得象个司令官。

说真的，虽然他衣着破旧，言词粗鄙，他的风度却完全不象个普通水手，而是象个惯于发号施令的大副或船长。推小车来的那个人告诉我们，他是那天早晨乘邮车来的，在“乔

• 礁石的名称——译者注

治王”旅店前下的车，在那里，他打听了靠近海边上有什么旅店，听到人们都在讲我们这一处，我猜想，还描述了这里是怎样的僻静，于是就没再到别处去，独独选中了这里作为他的寄宿处。关于这个客人，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一切了。

他平时是个非常沉默的人。白天里总是带着一个黄铜望远镜，不是在小海湾周围，就是在峭壁上游荡；晚上总是坐在餐厅里靠近壁炉的一个角落里，拚命地饮酒、喝水。别人同他讲话，他很少答理，只是恶狠狠地猛然瞪人一眼，象吹雾号般地哼一下鼻子。我们以及到我们那里来的人们，不久就习惯于随他去了。每天，他闲游回来后，总要问一问是否有什么船员路过。开头我们以为他提这个问题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伙伴；后来才开始发觉他是想躲避他们。每当一个船员来“本保海军上将”旅店投宿（有些沿着海岸边的路到布里斯托尔*去的人经常这样），他在进餐厅前总要在门帘后面先瞧他一瞧，而且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那里，他就象只耗子似地不声不响。这件事至少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他的这种戒备心理的分担者。有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答应每个月初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只要我能留心“看着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并且一旦这个人出现就马上向他报告。有好多次，当月初来临，我请他给我报酬时，他总是用鼻子冲着我哼一声，并且盯得我垂下了眼皮。但是不等这一星期过完，他又一定会改变主意，把四便士银币发给我，同时把他那监视“独腿水手”的命令重复一

* 英国西南部海港——译者注



遍。

这个人物究竟怎样在我的梦中作祟，那是不必多说了。在暴风雨的夜晚，每当狂风撼动着屋宇，碎浪咆哮着掠过海湾，冲上峭壁，他总会以一千种模样、带着一千种恶魔似的表情，出现在我的眼前。一忽儿大腿会是齐膝盖切断的，一忽儿会是齐臀部，一忽儿他又是一种奇形怪状的家伙：他什么也没有，只长了一条腿，而且是在身子中央。看到他跳过篱笆和沟渠追赶我，这是最坏不过的恶梦了。总之，在这种可恶地幻想出来的朦胧形象当中，我为我那每月的四个便士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不过，我虽然是这样地被那个独脚水手所威胁着，但是我却远远比不上任何一个认得船长的人对他本人怕得那样很。好多个晚上，当他喝了他的脑袋所支撑不住的那么多甜酒和水之后，他就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唱起他那邪恶的、古老的、粗野的水手歌谣；但也有的时候他会下令轮流干杯，并且逼着战战兢兢的客人们一齐来听他讲故事，或者跟着他合唱。有好多次，我听到房屋被“哟一嘴一嘴，再来他甜酒一大瓶”所震撼；所有的邻居们，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怕送命，一个比一个声音唱得高，以免引起注意。因为，一旦遇到这种发作，他就成了一个无比专横的伙伴；他会拍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为了一个问题而勃然大怒，暴跳如雷——有时则是因为没有问题提出来，于是他就判定是大家没有用心听他的故事。直到他喝得昏昏然，摇摇晃晃地上床睡觉之前，他从来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旅店。

他的故事是最吓人的了。净是些关于绞刑的、走跳板的、

海上风暴的、干脱吐加群岛的以及西属美洲*蛮荒地区和野蛮风俗的恐怖故事。照他的说法，他是注定了要在上帝所放到海上去的人里面最邪恶的一伙当中过一辈子的；他在讲这些故事时所用的语言，差不多同他所描绘的那些罪行一样，震动了我们这里纯朴的乡下人。我的父亲老是在说，这个旅店会破产，因为人们受不了暴虐、压制和发着抖上床，不久就会停止上门了；但是我却相信他在这里对我们有好处，人们在当时是害怕，但回过头来却毋宁说是喜欢这一套；在那种安静的乡村生活中，这是一种很好的刺激。甚至还有一群年轻人自称钦佩他哩，他们称他是个“货真价实的老船长”，是位“真正的老水手”，以及诸如此类的称呼，并且说是这里面有着一一种男子汉大丈夫的品质，就是这种品质，才使得英格兰称雄于海上。

从某一点上来讲，他倒真的要弄得我们破产。因为他一星期一星期地继续住下去，后来索性一个月一个月地住下去，结果，那些钱早就花光了，而我父亲却一直鼓不起勇气去再要一些。不论何时只要他一提这事，船长就把鼻子一哼，哼得是那样响，以致你可以说他是在咆哮，接着就一直把我可怜的父亲盯得溜出房间。我曾见他在受到这么一次挫折之后，绞着双手。我相信，在这种烦恼和惊恐中过日子，肯定大大地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在船长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日子里，他除了从一个小贩那里买过几双袜子外，他的穿著没有一点儿变化。他的三

* 干脱吐加群岛在墨西哥湾内、佛罗里达半岛以南；西属美洲主要指拉丁美洲北部及加勒比海一带，过去属西班牙。——译者注